



总顾问 费孝通 总主编 季羨林 副总主编 柳斌
中华万有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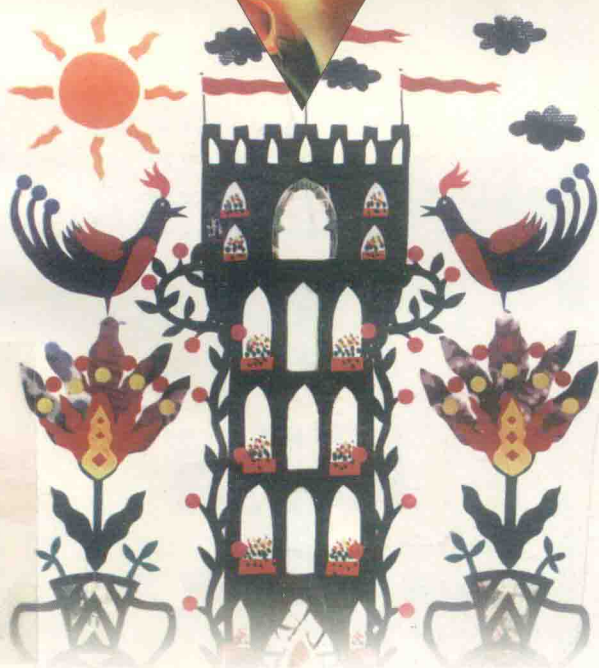
学校传世藏书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主编：刘以林



学 校 传 世 藏 书



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

中华万有文库

总顾问 费孝通

总主编 季羨林

副总主编 柳 斌

综合卷·学校传世藏书

主编 刘以林

第二十二条军规

原著 约瑟夫·赫勒 [美]

译编 薛暮冬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中华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刘以林主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4

ISBN 7-80146-200-9

I. 学…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6721 号

综合卷

学校传世藏书

主编 刘以林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市大丰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360 字数:450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80146-200-9/Z · 54

定价:450.00 元(全套 120 册)

中华万有文库

总 顾 问 费孝通

总 主 编 季羨林

副总主编 柳 斌

《中华万有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国林

秘书长：魏庆余 和 龚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斌	王寿彭	王晓东	白建新
任德山	刘国林	刘福源	刘振华
杨学军	李桂福	吴修书	宋士忠
张 丽	张进发	张其友	张荣华
张彦民	张晓秦	张敬德	罗林平
封兆才	和 龚	金瑞英	郑春江
侯 玲	胡建华	袁 钟	贾 斌
章宏传	常汝吉	彭松建	韩永言
葛 君	鞠建泰	魏庆余	

《中华万有文库》

总序言

本世纪初叶，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得到胡适之、蔡元培、吴稚晖、杨杏佛、张菊生等 30 余位知名学者、社会贤达鼎力相助，编纂出版了《万有文库》丛书。是书行世，对于开拓知识视野，营造读书风气，影响甚巨，声名斐然，遗响至今不绝。

1000 多年以前，南朝学者钟嵘在《诗品》中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来指说天地人间的广博万物。今天，我们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出版发行单位与数千名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联袂推出《中华万有文库》，并向社会各界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做出承诺：传播万物百科知识，营造益智成功文库。

我们之所以沿用《万有文库》旧名，并非意图掠美。首先，表明一个信念：承继中国出版界重视文化积累、造福社会、传播知识的优秀传统，为前贤旧事翻演新曲，把旧时代里已经非常出色的事情在新时代里再做出个锦上添花。其次，表明我们这套丛书体系与内容的鲜明特点，经过反复论证，我们决定针对中小学生正在提倡素质教育的需要和农村、厂矿、部队基层青年在提高基本技能的同时还要提高文化与科学修养的广泛需要，以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为基本立足点。编纂一套相当于基层小型图书馆应该具备的图书品种数量与知识含量的百科知识丛书。万有的本意是万物，百科知识是人类从自然界万物与社会万象之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收获，而为表示新旧区别，丛书之名冠以中华。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缘

起与名称的由来。

《中华万有文库》基本按照学科划分卷次,各卷之下按照内容分为若干辑,每一辑大体相当于学科的2级分支,各卷辑次不等;各辑子目以类相从,每辑10至100种不等,每种约10数万字,全书总计300余辑3000余种。《中华万有文库》不仅有传统学科的基本知识,而且注意吸收与介绍相关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知识;不仅强调学科知识的基础性与系统性,而且注重针对读者的年龄特点、知识结构与阅读兴趣而保持通俗性和趣味性;不仅着眼于帮助读者提高文化素质与科学修养,而且还注重帮助读者提高劳动技能和社会生存能力。

每个时代中的最大图书读者群是10至20岁左右的青少年。每个时代深远影响的图书,是那些满足社会需要,具有时代特点,在最大读者群是启蒙混沌、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树立信念的优秀图书。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做下去,经过几个以至更多的暑寒更迭,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读者通过《中华万有文库》获取知识,开阔眼界,《中华万有文库》将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伴随他们一同走向未来,抵达成功的彼岸。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凭借知识力量,竞取成功,争得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人拒绝为获取知识而读书,这是《中华万有文库》编纂者送给每位读者的忠告。追求完美固然是我们的愿望,但世间只有相对完善,《中华万有文库》卷帙庞大,子目繁多,难免萧兰并擷,珉玉杂陈。这些不如人意之处,尚盼大家幸以教之。我们虚心以待。是为序。

《中华万有文库》编委会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1999年3月，北京

尤索林本以为可以留在医院幸福地回避战争，可那个得克萨斯人却偏偏不让他得到幸福，这家伙病得比尤索林还厉害，在不到 10 天的功夫，便让病房里的人全走空了。

尤索林别无选择，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也走了，把偌大的病房留给了这家伙一个人。

在医院外面，仍旧一点儿有趣的事情也没有，唯一的事情就是战争，每当尤索林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的时候，人们都争先恐后跑得远远的，认为他是疯子。

甚至连比较了解他的克莱文杰也在内。

“人们都想杀死我。”尤索林心平气和地对克莱文杰说。

“你疯了！”克莱文杰坚持说。

“他们每个人都想杀害我！”尤索林仍一如既往地说着。

“你不知道应该恨谁。”克莱文杰对尤索林说。

“谁想要毒死我，我就恨谁。”尤索林回答。

“谁也没有想要毒死你。”

“他们两次在我吃的东西里放毒。”

“他们在每个人吃的东西里都放过毒。”

“那还不是一样吗？还不是想毒死我吗？”

“你发疯啦！”克莱文杰喊道，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你怀有耶和华的优越感。”

克莱文杰上气不接下气地列举了尤索林的许多不治之症：毫无道理地把周围的人都当成疯子；见到陌生人就起

杀心；毫无根据地怀疑人们恨他，不断地密谋想要杀害他。

尤索林从医院回到中队后，不管见到谁都要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端详一番。

在沿着医院和中队之间那条像断掉的吊袜带一样弯弯曲曲的公路上颠簸的时候，他就带着一种狼吞虎咽的心情闻到了那香喷喷的羔羊肉的气味。

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入食堂里，抓起泡在味汁里的肉片就吃，把肚子塞得几乎要爆开来，便歪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昏昏睡去。

就在这时，他突然又想起他们还想设法害死他，便发疯似的奔出食堂，跑到丹尼卡医生那里，要求解除他的战斗任务，遣送回家。

他发现丹尼卡医生正怡然自得地坐在那里晒太阳。

“飞满 50 次，”丹尼卡医生摇摇头告诉他，“上校要求 50 次。”

“可我已飞了 44 次。”

丹尼卡医生根本不为所动，他长得看上去像一只保养得非常好的老鼠。

“50 次，”他摇摇头，又说了一遍，“卡思卡特上校要求 50 次。”

亨格利·乔疯了。尤索林想帮助他，可他就是不听尤索林的话，因为他认为尤索林已经疯了。

“他为什么该听你的呢？”丹尼卡医生颇为不屑地问尤索林。

“因为他有病嘛。”

“他认为自己有病吗？那么我怎么样呢？”丹尼卡医生忧伤地冷冷一笑，慢吞吞地继续说下去。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总是为是否会被调往太平洋战区工作等问题感到烦恼。

如果他允许尤索林停止飞行，得罪了卡思卡特上校，那么他也许会突然被调往太平洋战区，他认为那里疾病成灾。

丹尼卡医生和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住在一个满是污迹的灰帐篷里。

“我完全想象得出，这家伙的肝脏是什么样子。”丹尼卡医生嘟哝着。

“请你想象一下我的肝脏是什么样子吧。”尤索林恳求道。

而丹尼卡医生对他的话一点兴趣也没有。“你以为自己有病吗？那么，你看看我，是不是也有病？”他头也不抬地问道。

这时，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抱着一瓶威士忌，摆开吵架的架势走进来，在他们俩中间坐下。

丹尼卡医生立即一句话也没说便站起身来，把椅子搬到帐篷外面，他几乎无法同这位同帐篷的人呆在一起。

一级准尉怀特认为丹尼卡医生疯了，“他妈的，我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尤索林说：“难道你不知道，丹尼卡医生很怕你吗？”

“他怕我什么呢？”

“他怕你会得肺炎死去。”

“他害怕？那倒好。”怀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从厚实的胸腔里发出一阵非常低沉的笑声，“我也高兴得肺炎死去，一有机会我就这样死，你等着瞧吧。”

这个纯种印第安人对白人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一心只想复仇，他痛恨所有的白人，希望他们统统滚回到他们不要脸的祖先原来居住的地方。

后来，尤索林又完成了一次飞行任务，不抱多大希望地跑来请求丹尼卡医生让他停止飞行。

“你这是白费时间！”他冲尤索林吼道。

“你难道不能让一个疯子停止执行任务吗？”

“当然能，有军规规定我必须让任何一个疯子停止飞行。”

“我是疯了。你可以去问克莱文杰。”

然而医生将尤索林例举出的所有证人都说成了疯子。疯子怎么能证明疯子呢？

“你的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个圈套吗？”

“当然有圈套。”丹尼卡医生回答，“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条军规规定，凡是想逃避战务的人，不会真是疯子。”

这里面只有一个圈套，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条军规规定：面临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

奥尔疯了，可以允许他停止飞行，只要他提出请求就行。

倘若他再去执行飞行任务，他准是疯了，不必再去飞行。

可是如果他不再想去，那么他就没疯，他就非去不可。

尤索林觉得第二十二条军规简单明了已极，所以深受感动，肃然起敬地吹了一声口哨。

梅杰少校一出娘胎就不顺利。

他对长辈们彬彬有礼，可是长辈们都不喜欢他。长辈们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们告诉他说，不可以杀人，他在入伍之前确实没有杀过人。

入伍之后，他们就叫他杀人了，他于是就杀起人来。在各种场合，他都逆来顺受，一贯如此。

梅杰少校有生以来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人家把他当做自己人。他刚到皮阿诺沙岛的那段时间里，终于如愿以偿了。

“你现在是新任的中队长了，”卡思卡特上校隔着那条铁路堑沟朝他大声吆喝，“可是别以为这有什么了不得，无非是你现在是新任的中队长啦。”

卡思卡特上校对梅杰少校早就怀着极大的怨恨，他对手下多一名少校一直感到烦心，这下子他可有了一个少校的空缺了，他指派梅杰少校当中队长，然后开着吉普车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轰隆隆地驶走了。

几乎像是得了什么暗示，中队里谁也不再停下步来同他谈话了，大家只用眼睛盯视着他，背地里悄悄议论着有关他被提升的种种猜测。

就连吃饭，他也不能像初来时那样和其他人一起坐在普通餐桌旁就餐了。

大家的脸上全充满了敌意，好像筑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似的。

梅杰少校对自己的新职位感到厌烦，很不满意。他奉命当了中队长，可是一点也不知道作为中队长自己应该干些什么。

有时候他带着一肚子苦衷去找随军牧师，可是随军牧师自己似乎也是苦难重重，因此，梅杰少校又不愿去给他增添麻烦。

再说，随军牧师们是否也为中队长服务，这一点他可拿不准。

梅杰少校签署的公文，多则10天少则2天，必然又回到了他的手里，递回来的公文总多了一页白纸，要他在上面再签一个字。

这些公文总比原来要厚得多，因为又增添了上面有许多军官签名的页数。

梅杰少校看着公文越积越厚，心里感到十分沮丧，不管他在一份公文上签多少回字，那份公文总又回到他办公桌上来要他再签上一回。

他知道，想摆脱任何一份公文都是万万办不到的。

罪犯调查局的那个人初次找他后的第二天，梅杰少校在一份公文上没有签自己的名字，而是签上了“华盛顿·欧文”的姓名。

第二天早晨，他提心吊胆地走进办公室，不知道会有什么大祸临头，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只是以后凡是签上了华盛顿·欧文姓名的文件再也没有回到中队里。

在梅杰少校看来，这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最后，回到中队里来的是另一个罪犯调查部人员，这个人装扮成一名飞行员，但是他分别向中队的每个人都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要求每个人都不要向其他人说。

“中队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是罪犯调查部人员，”他对梅杰少校吐露说，“这个秘密绝对不能泄漏出去，这样我的工作不至于受到损害，你明白吗？”

“陶塞军士可是知道的。”

“是的，这我知道，为了进来见你，我只好对他说了。不过我相信他是无论如何不会讲给人家听的。”

“他讲给我听了，”梅杰少校说，“他对我说，外面有一个罪犯调查部的人要见我。”

“这个狗杂种，我要对他进行详细调查。我要是你，绝不会把任何绝密文件丢在外面。至少我在写报告之前，决不这样。”

这家伙拿出那些出自梅杰少校之手的签有“华盛顿·欧文”字样的文件影印件。

“见过这些吗？”

“没有。姓这两个姓的人在我们中队里可没有。”

“我估计这是一个人干的，这个杂种所以用两个姓名，无非是想把我们弄迷惑。你知道这种手法是常用的。”

显而易见，为了这事，罪犯调查部的人颇动了一番脑筋，他们把梅杰手下的人都怀疑遍了，而梅杰少校本人一直被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

由于罪犯调查部的来访，梅杰少校在工作中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

他现在一概用左手签名，而且总要戴上黑眼镜，粘着假口髭，并将华盛顿·欧文换成了约翰·弥尔敦。

这就又增添了一个预防措施。

结果，公文上出现了一些典型批示：“约翰·弥尔敦是个性虐待狂”或“你看到弥尔敦了吗，约翰。”

他最感到得意的一条批示是这样写的：“约翰里有人吗，弥尔敦？”

约翰·弥尔敦给他开辟了全新的天地。

梅杰少校回顾自己的成就时，心里很感高兴，凭着一点独创性和想象力，他使得中队没有一个人同他讲话了。

后来证明，除了尤索林这个疯子，的确没有哪个人想同他讲话。

有一天，尤索林在梅杰少校顺着沟底飞奔回活动屋子去吃中饭时，用飞行滑车把他绊倒在地。

“尤索林上尉有一件生命攸关的大事，”尤索林说，“请求立刻和少校当面谈谈。”

他们从窗外跳进梅杰少校的办公室。梅杰坐了下来，尤索林在少校桌子前踱来踱去，一边告诉少校他不想再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为什么?”

“我害怕。我执行飞行任务次数已经够了，可以回国了。”

“你飞多少次啦?”

“51次了。”

“那你只要再飞4次就成啦。”

“他会增加飞行次数的。每回我快飞满规定次数时，他又会增加了。”

“很抱歉，”梅杰少校说，“可我什么办法也没有。”

尤索林连到波洛尼亚上空去执行飞行任务，甚至到目标上空去盘旋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

到空中后，他下意识揪了一下嘴边的对讲机按钮，问道：“喂，飞机出了什么毛病?”

基德·萨普森尖叫了一声：“飞机出什么毛病了吗？是怎么回事？”他这么一喊反而又将尤索林吓得手脚都冰凉了。

“是你说的吗，什么地方出毛病了?”

“我印象中这话是你说的。”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情况良好。”

尤索林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如果情况良好，他们就没有什么借口好掉头往回飞啦，他心情沉重地犹豫起来。

他一再大声问着基德·萨普森到底说了些什么，想从他的话中找出点机械上的毛病。

尤索林终于怒吼起来：“我的对讲机失灵了，我应该返